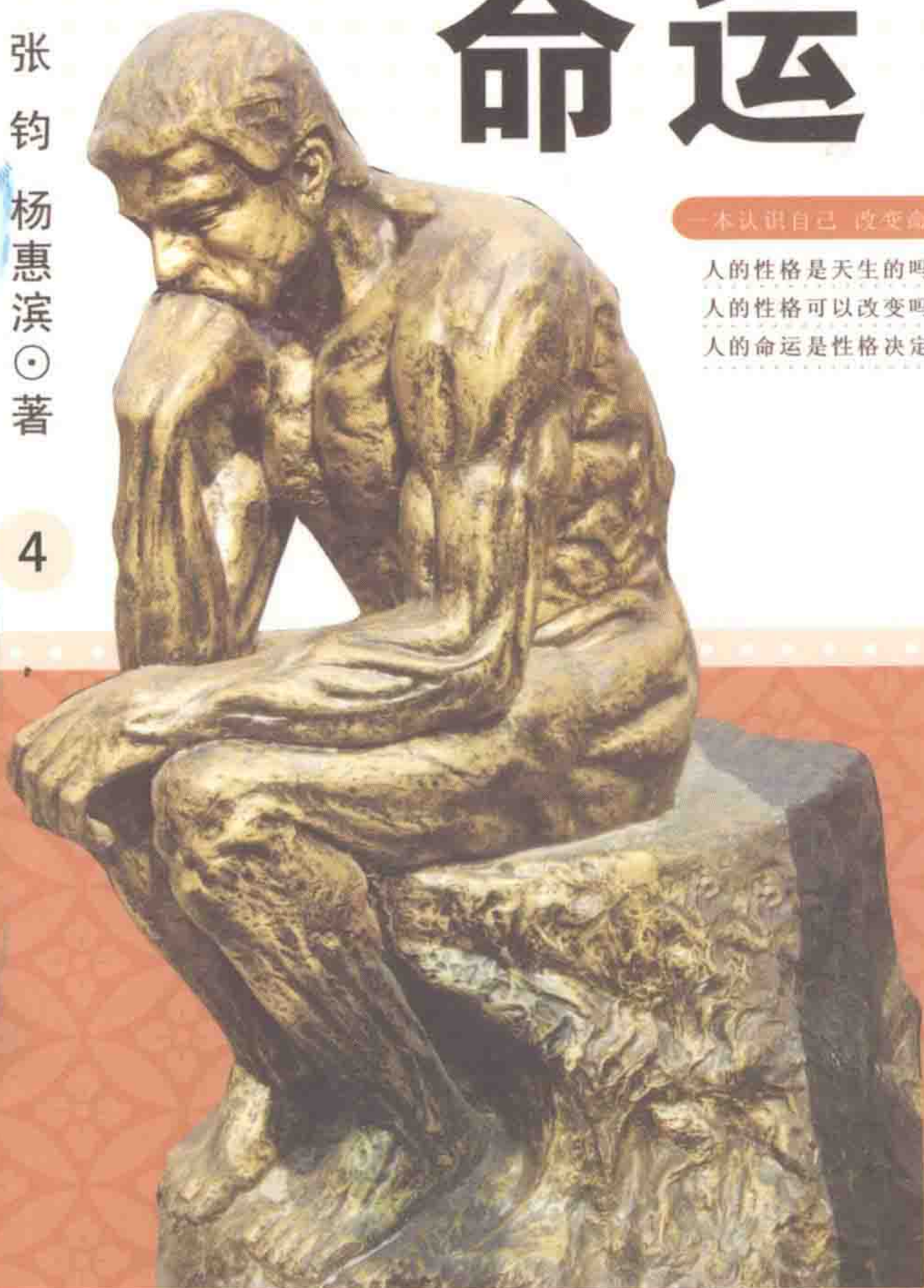


十九种性格特征及其命运

性格与命运

张钧
杨惠滨◎著

4



一本认识自己 改变命运的书

人的性格是天生的吗？
人的性格可以改变吗？
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吗？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性格与命运

——十九种性格特征及其命运

张 钧 杨惠滨 /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上接第三册)

叶卡特琳娜二世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，她一生纵欲无度，但在谈起两性关系时却又显得娇羞，更不允许别人在她面前开低级下流的玩笑；她纵欲无度，却从不因纵欲影响她履行国王的职责。这和她水性扬花，淫乱糜烂的私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叶卡特琳娜二世以她的狡诈、凶狠维持自己的皇位，利用手中的权力满足自己无休止的淫乐欲望。这就是性格狡诈而淫荡的女王叶卡特琳娜二世。

3. 出尔反尔的吴三桂，遭到掘墓 析骨的下场

吴三桂性格狡诈，反复无常，从而使他成了明朝的叛徒，民族的败类，遗臭万年。

大千世界，人的性格多种多样。

明末清初的吴三桂性格十分狡诈、出尔反尔。他为人处世常常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失意时，势孤不惜屈尊，攀附以求援，而且有奶便是娘；得

意时，力量强大了，则不可一世，不择手段击其要害，甚至置人于死地而后快。反复无常，倏忽万端。

首先看看吴三桂是如何叛明投李的。吴三桂本是明代崇祯的总兵。他与其父吴襄、舅父祖大寿都是辽东一带屈指可数的名将。

明朝到崇祯时，连年战争，内外交困。关外有清军的威胁，他们的兵锋直逼明朝的都城北京；关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分三路的排山倒海之势。就在大明江山危在旦夕之际，崇祯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，随即命他率军据守山海关以卫北京。

山海关乃兵家战略要塞，清军把山海关比作“明之咽喉”。崇祯帝把这样一个颇具地理意义的要冲重塞交给吴三桂镇守，显然是对他非一般的信任与重用。然而，吴三桂接到崇祯的诏命后，虽然听命率千万精兵向西进发，但行军极为缓慢。从宁远到山海关仅隔 200 里之遥。兵贵神速，况且保卫北京十万火急，若昼夜兼程，一天可到，可吴三桂却在这段短短的路程上走了将近半个月。其意在边走边观察政局的变化，以见机行事。可见吴三桂性格的狡诈是不言而喻的，同时也暴露出他对朝廷心存异意。

当吴三桂得知李自成攻陷了京城；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时，作为朝廷的重臣，不是为大明江山去考虑，也不为民族的安危去考虑，而是

第十章 狡诈性格及其命运

着眼于自己个人的权益、前途、归宿：是归顺李自成，还是卖身投靠多尔衮？

当然，此时的吴三桂对李自成与多尔衮来说，都是想极力争取的关键人物。

李自成收降明廷定西伯唐通后，就立刻不失时机地委派他率其所部并带着大量金银财宝，利用其昔日同朝供职的关系，去招抚吴三桂。唐通在他面前赞扬李自成开明贤德，并许愿：如归顺后，对其父子皆封侯。继而，李自成还委托其父吴襄亲自写信劝降，并派人携带千万两白银犒赏吴三桂所部官兵。封侯在即，厚禄在即，见利忘义。吴三桂居然背叛了明廷，毅然决定投降李自成。遂把山海关交给唐通镇守，自己率所部进京晋见李自成，并声称朝见“新主”。这个称呼，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吴三桂的狡诈性格：有奶便是娘！

再看吴三桂是怎样出尔反尔背叛农民起义军，归降清军的。吴三桂带领大军走到永平西沙河驿站时，遇见从京都逃出来的家人，听说家父吴襄被农民军俘虏并遭拷打；其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占有，顿觉奇耻大辱难忍，怒不可遏地喊道：“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，有何面目见人！”并咬牙切齿地发誓：不消灭李自成，不杀掉刘宗敏，难平心头之恨！于是调过马头攻击山海关，唐通大败而逃，随即杀了农民军使者李甲祭旗，誓与李

自成决战到底。吴三桂的脑袋似乎装着轴承，转得快，降而复叛。前脚称李自成成为新主并率部进京朝见，后脚便坚决与之为敌，誓不两立。竟然如此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瞬息万变。

李自成为了再次争取吴三桂，又派使臣带着其父的手书与大量金银前去劝他不改初衷。可是狡诈的吴三桂却耍了一个手段：他估计自己降而复叛之举必然惹怒李自成亲率大军来讨伐。于是，一面收下李自成的礼品，分赐部下，表示还愿归降，并放回使臣复命以示诚意，实际是以诈降手段稳住农民军，另图良策；另一面却亲自修书派人递交清军，攀附乞援：“三桂受国厚恩，欲兴师问罪，奈京东地小，兵力未集，特泣血求助。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，速选精兵，直入中协西协，三桂自率所部，合兵以抵都门，灭流寇于宫廷，示大义于中国，则我朝亡报北朝者，岂惟财帛？将裂土以酬，不敢食言。”多尔袞一眼看透吴三桂的“泣血求助”是向自己借兵而不是归降。于是复函云：“……伯虽向过辽东，与我为敌，今亦勿因前故，尚复怀疑。……今伯若率众来归，必封以故土，晋为藩王。一则国仇得报，二则身家可保，世世子孙，长享富贵，如山河之水也。”

此书后边一段文字分明是多尔袞的钓饵，可吴三桂却把它视为“奶汁儿”。势孤狡诈的吴三桂

第十章 狡诈性格及其命运

又将认多尔衮为娘了，立刻复信：“接王来书，知大军已至宁远，救民伐暴，扶弱除强，义声震天地。……贼兵已朝夕且急，愿如约，促兵以救。”

复信中的“愿如约”三个字的含意，多尔衮心领神会，也颇感兴趣。这三个字已明确地表示吴三桂同意向清军投降。从而，多尔衮稳坐钓鱼台，等着吴三桂自愿上钩。

李自成率军抢先进攻了山海关，命随军来的吴襄在阵前出面致书劝其子归降。然而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的吴三桂已同多尔衮表示“愿如约”，有恃无恐，断然回绝其老子：“父亲叛国投贼，既然不能成为忠臣，三桂也难成孝子，自今日起，三桂与父决裂。如果父亲不早日图反，贼虽置父鼎煮诱三桂，三桂也不顾！”

真是无毒不丈夫！好一个“有骨气”的吴三桂！好一个反复无常的吴三桂！他居然骂老子“叛国投贼”，“不能成为忠臣”，真是五十步笑百步。那么，他作为明廷的一员武将，公然背叛本朝投降清军，又如何自圆其说呢？

李自成见吴三桂已铁石心肠，顽抗到底，于是下令向吴军开战。面对农民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与重围，吴三桂惊恐万状，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，一连八次派使臣向多尔衮乞援。可多尔衮却

按兵不动，袖手静观。吴三桂被迫垂死挣扎，朝农民军杀出一条血路，突围逃离山海关，奔命于关东门外欢喜岭上的威远城清军大营。多尔袞坐在军帐中直钩钓鱼，终于等来了吴三桂。他在封地、封王的诱惑下，居然甘心忍受屈辱，剃成满族男人的发型，向多尔袞称臣。据说，威远城这座小小的城堡，就是吴三桂当年亲自监督建造的。如今只剩下颓垣断壁，空场虽被垦为田地，却以吴三桂曾于剃发降清而闻名中外。

吴三桂降清后，引清兵由山海关入主中原，从而使中原、江南乃至全国的广大黎民百姓在八旗劲旅的铁蹄下备遭凌辱。吴三桂性格中出尔反尔的缺陷，使他背叛明廷归降大顺朝，转眼间，又背叛大顺朝而投降清军，真是反复无常到了极点。出尔反尔的性格也使他丢尽了廉耻，丧失了民族气节，诚可谓民族的败类。

吴三桂归降清军后又是如何翻云覆雨策划反清的？原来他降清后一直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表面上对清廷俯首贴耳，其内却是包藏祸心的。他煞费苦心勾结朝臣，并极力物色、收买心腹，肆意挪用公款在云南囤积居奇，招兵买马，伺机造反。

时逢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迈多病，上奏朝廷请求撤藩，告老还乡。康熙帝以为正中下怀，当即准奏。却不料，康熙这一决定起到了敲山震虎的


第十章 狡诈性格及其命运

作用。当时，吴应熊正在北京，得知这一信息，立即飞马昼夜兼程赶到云南，告诉父亲吴三桂与靖南王耿精忠。他们大为震动与恐慌。于是，狡诈的吴三桂又玩弄手段：他与耿精忠联手假惺惺地向朝廷上书，请求撤藩，并在奏折中用了一些“仰恳皇仁，撤回安藩”之类皇上喜欢听的辞句，其实，意在试探康熙的态度。

殊不知，康熙巴不得吴三桂等能有此举，将计就计，批准了他们的请求，当即下了三藩同时撤的诏书，遂派出使臣，分头催促三藩从速撤掉。

吴三桂等人接到撤藩的诏书才后悔弄巧成拙，还面临着朝廷使者的催促与监督。只得一边佯装谨遵诏书，积极撤藩，敷衍使臣，一边背地里加紧策划谋反。使臣见吴三桂一再借口拖延时间，就是不肯付诸撤藩的具体行动，便要回朝复命。吴三桂惟恐谋反败露，一时又无良策拢络使臣，便图穷匕见，除掉了朝廷使臣和云南巡抚，决定以武力对抗朝廷，来维护自己割据一方的势力。于是悍然举起叛旗，自封为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”。继而，耿精忠、尚之信也随之造反。几年间，吴三桂一伙叛军的势力犹如野火燎原，迅速蔓延了半个中国。由于吴三桂性格狡诈、出尔反尔，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一系列的悲剧。

他虽然是因病而亡，但最终还是遭到被清廷



掘墓析骨的可悲下场；其父吴襄被农民军斩首示众；其子吴应熊、其孙吴世霖被康熙处死，另一个孙子吴世璠服毒自杀，还被清兵断了头。同时，还给后世留下：父亲的逆子，明朝的叛贼，民族的败类等遗臭万年的骂名。

第十一章

狂放性格及其命运

狂放性格的特点是情感丰富，狂放不羁，一切行为皆凭自己的兴趣爱好。情绪高亢时，他们高歌：

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；低沉时，又会说：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。”

狂放性格的人是天生的文学家或艺术家。他们的心灵敏感而多情，他们的思想常常是不着边际的疯狂。

狂放性格的人命运虽然多艰，甚至短暂，然而，他们常常会用自己狂放不羁的性格写就出不朽的文学艺术篇章。

1. 近乎疯狂执着的凡·高

凡·高的画在今天价值连城，而在他生前只卖出去一幅。他一生饱受贫困折磨，但对艺术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不被他人理解的、疯狂的执着，并在疯病发作时，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在全世界著名艺术家名单上，比凡·高命运更为悲惨、更为凄凉者，恐怕是没有的。凡·高只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37个春秋，就在这短短的37个春秋里，这位印象派画家尝尽了人间的辛酸与不幸，绝大多数时间里饱受孤独、痛苦、贫穷、饥饿、不理解等等种种折磨。凡·高的作品在今天每一幅都价值连城，而在凡·高生前，这位穷困潦倒的天才画家生前只卖出去一幅画。凡·高生前一幅画竟然换不回一碗充饥的通心粉，而在他死去100年之后，他的一幅名为《鸢尾兰》的画售价高达5400万美元！假如凡·高在天有灵，他那颗苦难的心灵或许能够得到少许的慰藉。


命运竟然对待凡·高如此不公，实在令人感叹上帝的冷酷无情。凡·高作为画家的生涯在他短暂

第十一章 狂放性格及其命运

的一生中仅仅 10 年，而这 10 年又是他一生中最不幸的 10 年。他总是被贫穷所困扰，和他那些色彩艳丽的绘画作品相反，这位天才的画家从未对他所在的社会抱有任何希望，他的所有乐趣、安慰都在他的画笔、画纸和画布上。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凡·高的精神世界，只有他的画才能够表达他对艺术的理解和他对艺术义无反顾，近乎疯狂地执着追求。凡·高性格狂放，似乎天生具有丰富的感情和热情，遗憾的是，既没有人，也没有地方接受他的这种热情。这种境地使这位天才的画家无处不伤感，以至于极度可怜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。

在西方艺术史上，凡·高是最具个性的艺术家。他的作品中狂放的色彩，洋溢的激情，主观上的创造性，打动了无数的后来人。凡·高是以自己的生命作画的画家，他对艺术的疯狂地执着在绘画史上是少见的。这位艺术大师一生充满悲剧，但对绘画艺术矢志不移。他死于精神病发作，而在他生前，即使是在他没有得病的时候，人们也认为他不正常。凡·高的命运似乎注定要和疯狂联系在一起：疯狂地、忘掉一切地作画，又因自己无法忍受自己的疯狂而自杀。凡·高曾经说过：“许多画家变成疯子，竟成为事实！至少可以说，是生活使人变得精神恍惚……我是会发疯的。”

凡·高幼年时代学习过画画，但真正接触美术



是在他叔叔的一个商业性的画廊里的工作经历。但他认为，这些画廊的商人根本不懂得艺术，只是为了赚钱或从赢利的角度出发糊弄顾客，糟蹋艺术。凡·高认为他应当心安理得地做人，所以当不懂艺术的顾客挑选作品时，他会毫不隐讳地把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指出来，决不糊弄顾客。他对艺术有比较深刻的感悟。他认为，艺术作品必须表达真实的情感，要么是痛苦，要么是欢乐。在他看来，艺术作品不应该受到铜臭污染。凡·高后来备受生活磨难，但对艺术痴心不改，与他对艺术的真切理解、感悟有着直接关系。他的家人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精明的画商，但他不懂得经商与艺术间的关系，常常固执己见地把来买画的顾客打发走，或因道出真情顾客不买绘画。结果他的长辈们大失所望，他也被解雇了。

凡·高一生为贫穷折磨，但他的心地是善良的。他在煤矿工作的日子里，曾用自己微薄的薪金，给工人买食物，热心地帮助弱者。但他的善举违背了教会的规定，他的牧师职务被撤消。凡·高离开了煤矿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绘画生涯。

凡·高是在自己事业无望，生活无望的前途下转向绘画的。这一特殊的“起点”，可以说，与绝大多数艺术家迥然不同。他对绘画的理解、认识，远远超出了艺术本身。他发现，绘画是他灵魂的归宿，是他全部生命的最终寄托。从他开始绘画

第十一章 狂放性格及其命运

那天开始，绘画便成为他生活、生命的全部内容。他曾经说，他是在用生命绘画。在凡·高看来，他自己的信仰、追求，不是上帝，不是爱情，不是金钱和地位，只有绘画。绘画是生命中的惟一，他以几乎疯狂地执着加以追求是可以理解的。

凡·高的绘画作品题材比较广泛，有人物、风景、植物等等。他笔下的人物以社会下层为主，如工人的妻子、妓女等，这反映出他对社会下层的同情与关爱。他曾经说过：“我觉得，一位农家姑娘，身穿沾满灰尘、打着补丁的蓝褂和围腰，比一个小姐更加美丽……”。这句话反映了凡·高对下层社会民众的真挚情感。在学习绘画初期，凡·高主要依靠父亲和弟弟的接济度日，而且他的弟弟一直是他的经济来源。由于他的弟弟并不富有，所以凡·高经常身无分文，有时甚至连续十几天靠赊面包维持生计。严重的营养不良，过度的劳累，终于使凡·高病倒在床。弟弟的到来使凡·高战胜了病魔，重新拿起画笔。后来，凡·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绘画事业。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绘画当中。他经常一个人到荒无人烟的野外写生，他甚至在野外荒地上盖了一间小房子，在那里体味大自然的美妙，并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慰。他所在的小镇上的居民都认为他有点古怪，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也许从这时起，凡·高就给人留下了“疯”的印象。

这一点，凡·高是明白的。此外，他还觉得，家庭的温暖仅仅是本能焕发出来的公式化的感情，谁也不理解他的内心。比如，家里人在鼓励他学习绘画时，总是把他的艺术追求同生活、谋生联系在一起。凡·高则认为自己追求的艺术事业是伟大的，不应忽视他的远大抱负。凡·高并不是把生活和艺术对立起来，他能够在荒郊野外盖房子，自由地从事艺术创作，他能够选择下层社会的人们作为自己的素描对象，本身已经说明了他对生活的渴望与热爱。只是他太缺乏处理好二者关系的能力了。在海牙期间，凡·高不止一次地穷困潦倒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。当时，有人对他说，不要再画他自己喜欢的画，要画水彩画，水彩画能够卖出去。但凡·高态度非常坚决地说：“画水彩画不是我的追求。”言外之意，即使他的画没有人买，他也决不“入乡随俗”。

其实，在周围人眼中古怪的凡·高和普通人一样，热爱生活，热爱自然，有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，他不止一次地到妓院和妓女幽会，发泄自己的性欲和被压抑的情感。他有一颗孤傲的心——不被别人理解的心。凡·高的孤傲和其他艺术家的孤傲不同，他从未考虑过与他周围的社会竞争，未曾想过用自己的作品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，他的锋芒外露时，仅仅是为艺术而抗争，并把自己的一切都用于对艺术的追求。他以与常人不同的

第十一章 狂放性格及其命运

方式理解艺术、表达艺术，也有不同于常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。别人认为他精神不正常——那是因为他对艺术的追求已经进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，在各个生活层面的挤压下，终于成为精神病患者——那是他命运的最终归宿。在通往艺术高峰的道路上，他是一位孤独狂放的艰难的跋涉者。

凡·高的一举一动在他的家乡不被别人理解，甚至有人认为他精神不正常。其实，在他的一生中，对他真正理解的只有一个人，这就是他的弟弟。因此，凡·高没有朋友。连他帮助过的社会下层也说：“这人准是疯啦。要不就是被警察通缉的杀人犯。”在他精神正常时，人们尚且认为他有精神病，而他真成为精神病患者时，他又如何争得别人的理解呢？凡·高不为自己的孤独而苦恼，有人说他不是艺术家的材料，他也不动摇。他在弟弟的鼓励下，学习画油画。凡·高在艺术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难的代价。由于他一直依靠弟弟资助，画油画的费用和成本太高，他经常遭受饥饿的折磨，而贫穷更是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他。他还是那么清高孤傲，他所到之处，真正理解他的人几乎没有。在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，凡·高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不仅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，而且牙齿也掉了一多半。凡·高对于眼前的一切并没有太多的伤感，因为他认为只要艺术与他同在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世界上许